

庫文年青  
華精著名說小歐

三卷

吳學勤  
合編

中華文化出版社印行

青 年 文 庫

鄭 學 稅  
吳 葦 合  
編

歐文  
美 小 說 名 著 精 華  
五 卷

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

一、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

青 年 文

歐美小說名著精華

三卷

本書每冊定價國幣三元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版 權 所 有  
不 准 錄 印

編 著

發 行 人

劉 鄭 吳

學

華 樂 門 华

No. 34 青 4.7 L 16

中國文化服務社印、雪藏

印 刷 所

青 年 文 庫

主  
編

盧子強

王平陵

徐仲年

老 舍

梁實秋

編

審

朱佛清

陸晶清

小 益

委 员

朱光潛

陳西滢

鄧學銳

范春忠

葉紹鈞

## 目 錄

- 一、尤增尼·格蘭第——絕對之探討.....巴爾扎克（一）  
二、包法利夫人.....福樓拜（二十四）  
三、蓮·莫林.....陀哥兒兄弟（三四）  
四、地位所帶的運氣.....福樓拜（四三）  
五、爐火家族的家運——小話.....拉（五一）  
六、一生.....莫泊桑（七五）  
七、冰，醜夫.....鮑勃（八四）  
八、入海二萬里.....布爾納（五六）  
九、門諾.....巴雷特（一一一）  
一〇、無所憑藉的人.....法朗士（一二一）  
一一、泰西思.....羅曼·羅蘭（一三三）  
一二、若望·克利斯多夫.....羅曼·羅蘭（一三三）

- 一三、白鶯.....美爾維里（一四一）  
一四、鐵鏈與鐵砧.....斯後福哈根（一四七）  
一五、麗尼.....比  
一六、你往何處去.....顯克維支（一六五）  
一七、黑奴請入錄.....斯  
一八、和兇冒險犯.....托  
一九、自私.....伊（一七三）  
二十、索連格萊的書信.....馬克·吐溫（一七九）  
二一、拉斯博.....海里狄夫（一八八）  
二二、老婦談.....王爾德（一九三）  
二三、老婦談.....哈代（二〇二）  
二四、老婦談.....尼  
二五、老婦談.....特（二〇九）

## 歐美小說名著精華第三卷

### 一 巴爾扎克：尤增尼·格蘭第一 絶對之探討

巴爾扎克 (Honoré de Balzac 1799—1850) 中學畢業後，在巴黎某律師家當書記。因為在文部，醉去職務，在極度困苦中寫作。後來成為文學界的掌舵者。他的著作，總稱為「人間喜劇」(La Comédie humaine)，計九十七卷。著名的有「尤增尼·格蘭第一」(Eugénie Grandet 1833)、「堂·米特」(Le Cousin Bette, 1843)、「堂·克羅斯」(Le Cousin Pons, 1847)，「絕對之探討」(Le Pachacou de l'absolu 等。這些著作，使他成為法國實質文學的大師。

#### (一) 尤增尼·格蘭第一

沙福酒 (Sauvignon) 鎮，是舊式的，各方面都帶着「地方性」。它的住宅，內部暗黑，使人記憶中此地的狀況。鎮人自由談話，還有外人來時，就作此談話的資料。鎮的商業，全靠葡萄。因此，地主、商人、酒館主等的富庶，既決定於葡萄所需要氣候的順調。

巴爾扎克十一歲時，始至第一絕跡之鄉。

沙姆雷有一所邸宅，它極為廣大和幽雅，以前是貴族的住處，現在屬於格蘭第（Grand）先生。

格蘭第先生，一七八九年時是一位裁縫匠，他精於打算盤。共和國時，他四十歲了，和木村店的小姐結婚。恰好沙姆雷郡區，出現沒收教會的土地。他就將自己的積蓄和妻的嫁妝約二千磅易金幣，購買了大地產。一般人以為他是勇敢的共和主義者，而他却和王黨有往來。執政官時代，他是沙姆雷市長。第一帝政時，他稱為格蘭第三爺。此後，每年一為更加富裕，但也不乏加客資。一八一七年，他六十八歲，妻四十七歲，只有一女尤塔尼（Uttarney），二十一歲。

格蘭第老爺，是沉默、精細的人，他耽溺金錢，爲着它而鑿穿各種有利的貿易。他種了一百英畝的葡萄，有十三所田莊，一所舊修道院，一百二十七英畝牧草地和現在的住宅。市鎮人估計他的財產收入約五六百萬法郎。可是，頗爲知道他實在數目吧，只有兩人，即公爵人克魯瑞（Cruiset）和銀行家格拉辛（Glassey）。這兩人是沙姆雷的要人，所以享有進入格蘭第家的權利——具有這樣權的人並不多。

這兩家是敵對的。敵對原因，不是别的，是競爭要尤增尼·克魯瑞的姪兒，出身律師，

三十三歲就任本地裁判所所長。他的長兄，是都督聖·馬丹寺院的院長。克魯諾的目的，是他和女兒和培尼結婚。那時所長日賺到地產後，另自聘烏克勞瑞·地·勞林（Cimbaot et Bonfons）。至於格拉辛夫人的希望，是兒子亞羅夫（Adolphe）能和格園第家聯姻。全市鎮的人，都知這兩家的敵對，和敵對的目的。究竟格園第小姐嫁給格拉辛家的亞羅夫呢？還是市鎮人談話的資料。但却有人說，她為着富貴，尋和法國某貴族結婚。

富豪格園第家的生活，是十分刻苦的。他的住宅寒冷而簡淡。他廚房所用的雞、蛋、牛油和毛頭菜，都是他的佃戶獻的。他從不請客，心裏極其清潔奢侈。他的女僕名瑪蓮（Marie），身長五尺八寸，貌醜有力，服役已十八年之久。由少女變為老婦，她早經為他工作，每年工資不過七十利那。現在，她已算是家屬之一分子。依主人的規定，由四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，不許娶火。此外，點燭的時間及全家所用之燈和食品，都由他一手分配。一八一一年，臺南農工作第一十六週年，他給她一個舊錦，這是主人唯一的贈物。

格園第太太，是性情溫柔的婦人，所以，無抵抗地受丈夫的指揮。她給丈夫的錢，在三十萬法郎以上，自己節約六個大利那半，不肯有更多的錢。儘管她有洛門和比利兩個人的

當她買成成功時，方知她四肢，五根暗易。因為她有了這體質，有時她還對她說：「有錢嗎？借一塊吧！」爲着她是財心腸的女人，不和他計較；同她的關係，也不願向丈夫要一文錢。她只和自己女兒，一起渡着乾燥的日子。因此，她的不幸的相處，是宗教的安慰和尤增尼的孝順。

格蘭第老爺，對於妻的痛苦，是漠不相關的。一心只在賭博。雖然每年他的財富累增，面對着自己的女兒，每月只給五法郎；還說是舊友新友之用。事實上，她和她的母親，除前往教堂外，寸步不出戶外，老是穿着舊衣。每年兩次，即她生日和守護神日，她同父親手中得到罕見的金幣，說到金幣，格蘭第是特地養成一個地方，時常去數它摸它看它。他所以把那罕見的古董幣送女兒，唯一的用意，是免她的花費而使長久地保存着。

一八一九年，尤增尼二十三歲生日時，三個克魯瑞（公證人、院長和所長）三個拉辛（拉辛夫人、小姐和兒子亞道夫），前來慶祝。格蘭第老爺爲着這是好日子，就允許會客室點兩枝蠟燭，並說出理由來：「今天是尤增尼生日，我們應點亮些。」

克魯瑞家的禮物是鮮花；拉辛家是金銀器的針線匣，刻有E·G（即尤增尼·格蘭第的第一字字母）兩字，這引起尤增尼的高興。拉辛夫人告訴她：「這是亞道夫由巴黎帶來

的。」格蘭第老爺知道這兩家的用意，一心不使他倆各遂到目的。

八時半，大家坐着玩牌，只有格蘭第一人例外，因為他迷了路，十六個小時，突然有人急促地敲門，使大家驚愕。南波特獨自前往開門，格蘭第後面跟着。進來的，是服裝入時的漂亮青年。他名叫查理·格蘭第（Charles Grandet），老撈補匠兄弟——巴黎大商人的兒子。青年人搬來大箱子，引起大家的注目。格蘭第老爺，用桌上的另一枝烟，讀青年交給他的長信。

二十二歲的查理奉父命由巴黎到沙姆爾城。這一？就養子弟，舉動和打扮，與克魯瑞及格拉辛都不相同；而且他已是情場的追逐者，和一位名安尼特（Annette）的婦人，有了戀愛的私會。此外，他還是自私自利者，能儘量「使自己快樂」。

至於尤培尼，對這位青年發生了非尋的好感。她尚未見過這樣由巴黎來的男人。因此，要兩次在食住方面，使他感到舒服。當時在場的克魯瑞和格拉辛兩家人，在相形見拙下，就自行告退。

格蘭第家的一切，使巴黎來的查理，有一異感。為什麼父親不肯讓他到落後的地方來？這猶題，馬上就有答覆。老格蘭第當晚對女兒說：明星有「娶妻」和你相商。

從叔父口中，查理知道父親的因訛。原來，他攝取的信，却是父親的遺書。  
寫這書的人維克多·安森·哥羅美·格蘭第（Victor-Ange-Guillaume Grandet），是  
格蘭第老爺的幼弟。他和到巴黎去的哥羅美，已有二十三年未曾會見。在這悠長的時間，哥  
羅美結婚生子，並發了財。這好消息，在沙姆爾的長兄是知道的。可是，對於經濟失敗，却  
毫無所知。這不幸的事，活躍着紙上。上面寫道：當這封信到你手上時，我早已離開人世  
了。我的股東同紀人和我的公正人的破產，使我的家產蕪然無有。我欠債達四百萬法郎，而  
我的資產不及債務四分之一。我不惜賣飯產的不名譽而活着。我知道，你不能滿足我的債主  
們的心愿，但你能够充當我的不幸兒子查理的父親。請你指示他，努力恢復已失去的幸福。  
至於我的失敗，不是由於我的粗心或不名譽的行為，而是由於非我所能支配的原因。

青年人，當時還不問切細自己是赤貧者，只為父親的逝世而痛苦而悲傷。老格蘭第，依  
他過着那樣的生活。不久，他們便讀到巴黎記載那不幸消息的報紙。格蘭第太太和尤增尼十  
分同情着查理。尤增尼還從同情中，逗出愛情來。某日，她路過堂弟的臥室，恰好房門半  
開，她大膽地推進去，看見他睡在椅上。她在桌上又見到他寫給安尼特的信。致「我深愛的  
安尼特」字句所感的她，讀了它，知道要往同處的他需要着她。和這少女談不倦就助他，這

些事，已使天真的她對他產生了極大的同情心，再加上他寫到自己了好處，不禁起了愛慕之心。他說，這封信並不能使浪子在巴黎的情婦發生了何等效用，而戀愛的措辭，却足打動初見面的少女。

第二天，才增尼下了最大的決心，把自己所藏的金錢，送給查理。內有一七二五年查理五世所鑄二十枚銀幣，熱內亞古金幣五枚，還有別的，一共值六千法郎。她的誠心和純潔，激動查理的靈魂。他接受錢，但却贈她一個皮包。內藏着有錢金的他的父母的相片。她答應為他保藏至他由印度回來。

有了錢，查理清償了個人在巴黎的債務，再回沙姆爾等船前往印度。在這期間，他和才增尼的愛意日益濃厚。這一對人某日清晨會見，他說：「親愛的堂妹，我的一生和你的一生，請不要混起來。我一許會死亡的。你應結一門好親事纔好。」

她答道：「你，難道不愛我嗎？」

「不，不，從心是愛你的。」

「查理，那麼我就等着你。」

她突然抱她的腰，她不反抗，純潔地第二次接受男子的吻，查理吻她說：「親愛的才增

尼，一位堂弟要勝過兄弟，他可以和你結婚的。」接着，他和她為愛情互相立誓。

不久，離別日到了。查理別了格蘭第家，前往巴黎，企圖挽回亡弟的名譽。格拉辛陪他，參加議員的選舉，中選後愛上一個女僕子，兒子姐弟夫居，和父親一起見面，過着不名譽的生活。但這和老格蘭第沒有關係。他在巴黎看葉亡弟的債務人，議決給與債務者百分之四十七而減價兩成。大家同意他，但老格蘭第却一文不肯支付。他設法裝病，一年拖了一年，到第五年末，由於債務者有的死亡，債務只剩一百二十萬法郎。

正在這時，即一八二〇年元旦，格蘭第家發生了重大的風波。老格蘭第按照常規，藉日歸給尤斯尼新的金幣，但卻要看那舊的。她告訴他，那些錢已被她花光了。老人狂怒，罵罵她，她大哭地說：「我已長大了，那錢是我的。」他沒有方法，轉向抱病的老妻洩氣，要她以母親資格，迫尤斯尼交出來。要債丈夫欺侮的人，現在居然頭強起來，袒護着愛女。他只好以父親的身份，拘禁她。全市鎮的人，都知道這宗事。她拘禁在閣房內，除了母親和女兒，外人一概不許接近。大家都批評那老人，但他却不在乎。

六個月時間，迅速地過去。格蘭第太太病狀日危。公爵人克魯瑞提醒格蘭第，如果他

的老壽去世，尤增尼依法嫡可分得母親的遺產。他不禁驚愕，馬上和女兒妥協。

自由的尤增尼和母親談着道理，因為他去後音信全無。見當母女看他一父母一片時，格爾第自然走進來。他的魂魄為黃金所吸引，馬上攫取它。尤增尼喊道：「爸爸，這一樁不是你的，也不是我們的，它是神聖的信物！它屬於我的不幸堂弟。請不要弄壞它！」

他一等她說什麼，取了小刀，就要括去外面的金。老婦人也為這不平，喊道：「你，你

是惹了我了！」

老達尼取桌上的小刀，喊叫：「若使你毀那相框，我就自殺！」這般老人發誓，他不苟不放下小刀，抱吻她。並答應：若使她願意，可以嫁給查理。

格爾第夫人病至十月中，便逝世了。原死，她對女兒說：「除利大國外，人世是沒有幸福的。某些時候，你會了解這句話。」公證人克魯瑞來了，他起草一張約書，寫明「當父親在世，尤增尼放棄母親的財產承繼權。」她馬上簽字，這引起老人的喜悅，他說此後每月可以她一白法郎！

但是，老人日漸也日感衰老。一八二七年，他以「十二萬圓突然中風」臥病不起，不得不將家產狀況告訴尤增尼。臨死前，她對她說：「注意金幣啊……把金幣放到我的面前來！

她依他的話。他看桌上的鐘，正像小孩之看玩物。他臉上浮着無限的幸福和活潑。鏡上收飾爲他塗油。他死時，他看見十字架和燭台，後來見到銀的聖水盤，突然又現着生氣。牧師要他吻基督聖像，他的唇却觸着黃金色的鍍金十字架。他喚尤增尼，對她說：「對任何事都要留神啊！那宗事，在天國是聽不到的！」這是他的遺願。公爵人克魯瑞在他之後，告訴她，她的財產計一千七百萬法郎。

她不禁自語：『堂弟究竟到那裏去了呢？』南漢答道：『只要我們知道那年少爺的所有，我自己也願去找他。』事實上，那女僕不是調查過，而是嫁給安托尼·柯諾勒(Antoine Cornolier)——這位女主人的地產管家，現在是五十九歲老新娘的丈夫。這更使三十歲的尤增尼感到寂寞，唯一能安慰她的，只有『聖經』。

克魯瑞家還希望裁判長娶尤增尼。每逢她的生日他總送花來。至於路易辛泰，姑忘他們的敵友，一直幫她和貴族結婚的語言。可是，她不要貴族，只要那道行的查理。她常常問南漢：『爲什麼，他這麼多年來沒有一封信呢？』到底，她不看單用聲，因爲財產不能溫暖她的心，更不能給她一個她。她把它花在慈善事業，自己在馬車小廂看可憐的孤獨鬼愁悶的生活。終日伴着那四指，因爲它是她所愛者的象徵。

究竟她的所愛者，在這悠長日子中，幹了些什麼事呢？八年來，管理在非洲販賣黑奴和孩子，成了財主。開始時，他確想含着純潔的尤增尼。到後來，他過著放蕩的生活，因為他有錢。他給他購買了黑人女子、是白浪女大、白人婦女、爪哇女，以及舞姍們的肉體。經過兩次女人接觸後，尤增尼不是他的愛人，只是他的六千法郎的僕主！

一八二七年，他帶一百九十二萬法郎回到法國。在船中，他遇到貧困貴族奧勃利恩（Auberon）公爵夫人。夫人的女兒用盡手段誘惑他，說她能够為他向宮庭取得伯爵的封號。有了它，他有三萬六千利勃的收入。他與她們抵達巴黎，舊情人安尼神從旁立腳袖和侯爵女兒結婚。

格拉辛道浪子回來，十分高興。對他說，他的父親還有三十萬法郎的債務，但他却不肯負清償的義務。這使格拉辛生氣，決心要用他亡父破產的事，破壞他的婚事。格拉辛小她，把這消息告訴尤增尼。她却早已知道這回事了。

查理返國時，曾寫信給他的堂姊，並附八千法郎的支票，這是償還她給他的金錢的本利。至於外婚，他也道：「戀愛是理想的。今日，我由經驗道了。結婚要依社會的所有法則，不能不守世間的一般約束。而且，你我之」，第一，由於年齡相差，戀愛的堂姊聽之恐